

思旋天地
思旋

孝子賢孫 以表孝思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這首千古傳頌的杜牧名詩，每到清明時節便見今人傳誦，然而卻未能反映當下孝子賢孫去拜祭先人的情懷，今之後人到清明都與往時的後人一樣對慎終追遠的傳統未有改變，變的是而今的後人在清明時節，除舉家攜帶香燭紙紮，還有燒豬三牲等祭品前往拜祭先人，有的青年還會攜帶他音響，與家人如同赴嘉年華一樣唱歌燒烤，腦子裡還有低吟「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然而氣氛與心情卻是與往時大不一樣。其實，現代人每逢清明節去拜祭先人，有些孝子賢孫卻如去踏青遠足一樣。

隨著時代演變，現代人時興火化葬在骨灰龕。最近，香港政府為了市民利益，增設公眾骨灰龕供後人申請，為先人擺放骨灰之用，最惠民的是可以與家屬相伴安放，誠德政也。

在外的孝子賢孫，也在清明節前抽空返家鄉拜祭先人以表孝思。遠在一海之隔的台灣同胞，每逢清明時節家人同返家鄉，一來拜祭先人，二來可解鄉愁。今年，內地公佈今後逐步為在大陸之台胞提供國

民待遇，包括在內地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內地同胞同等的待遇，推動兩岸同胞一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

此項惠台胞的政策公佈後，引起台胞很大的反響和興奮。適逢清明節回鄉祭祖之際，引來更多的台灣同胞返鄉了解情況，一舉多得，實在是好事。

說來很遺憾，俗語有云：「清明節添新墳」。最近，香港有兩位政界名流因病辭世，令親友難過懷念不已。前全國政協常委，紡織界名流唐翔千老先生不幸因久病而敵不過病魔去世了。唐翔千夫人人稱「唐媽媽」，是香港婦女界名流。唐翔千公子唐英年亦是全國政協常委，一家都是英傑，為國為港作了很大貢獻。曾記得數十年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往新疆視察，當時正是八月炎夏，政協團友們個個都是夏裝出發，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在新疆驟然下起雪來。

正當不知如何是好，唐翔千政協常委率領團友往他在新疆的毛衣廠，眾人如獲至寶，忙購衣添暖，成一時佳話。另一位是全國政協委員，書法名家計佑銘先生，亦不幸仙逝，眾親友為之難過與悲痛。還望兩位逝者好走上路，更望家人節哀順變。

方寸不亂
方芳

人性化婚禮

享譽國際歌壇的陳美齡娶媳婦，新奶奶（家姑）站在兒媳旁，又蹲下來幫媳婦整理裙襬，童顏纖腰笑容甜美，竟然似「伴娘」多於似奶奶，當然這不是媳婦顯老，而是奶奶太顯嫩了。美齡不老的傳奇，為「家姑」一詞有了新的詮釋。

出席美齡的娶媳宴，另一吸睛之處，是出自美齡之手的柏花，每一桌都有不同的主花，中心點是高腳酒杯柔和的燭光，我們這一桌的主花是洋桔梗，日式的精緻，清淡素雅中，在簡單中看到每一個細節，完全配合婚宴簡約高雅的主題。美齡多才多藝，在歌唱家、作家、教授以外，又多了一個花藝師的身份，她把花藝放在婚宴與我們分享。

主人家辦婚宴本來就夠忙碌了，還要自己插近廿盆柏花？鮮花要保鮮，只能在婚宴前一天張羅，真不知道新奶奶是怎麼弄的？美齡說，一個兒子做新郎，還有兩個兒子可幫忙，母子們夾手夾腳，所以每一盆都有不同姿態。

新奶奶和兒子們親手插的柏花，造就了人性化的婚宴，這是陳美齡的一貫風格，她做什麼事情都親力親為，力求完美。她的親子教育50法，把三個兒子送進了史丹福大學。

美齡坦言恨抱孫、湊孫，因為50個教育法，如能應用在孫兒身上，也未嘗不是新的體驗，我們祝福她再下一城，把孫兒送進史丹福！

席上鋒頭甚勁的，除了一對新人金子和平夫婦，還有美齡的二子昇平和三子協平，兩個弟弟席上分別發言，和親友分享兄弟情，互相擁抱，兄友弟恭，場面溫馨，可見母親的教育成就。

陳美齡1986年嫁予經理人金子力，當年中日聯婚哄動一時，中日記者爭位大混戰。為免香港記者輸蝕，美齡巧妙安排了幾位香港記者充當「陪嫁姐妹」，筆者是其中「陪嫁姐妹」之一，得以直擊採訪美齡在娘家出門的過程，最記得一幕，當時她跪地斟茶給母親，兩母女哭成淚人，要重新補妝。

美齡說，當年遠嫁日本，是遙遠的彼岸，而且父親早逝，特別有感觸。如今卅年過去，美齡再跟高齡母親親飲孫新抱茶，又再眼泛淚光，陳媽媽很有福氣。

七嘴八舌
小臻

赴一場春天的約會

朋友回西安探親不時傳來漂亮的花花照片，不只家園中的紫藤也有郊外大片桃花，佔不到陝西那裡也這麼春色無邊，哈哈！再看一些各地網友上載私照，發現今年整個亞洲地區花開得特別燦爛，日、韓、台灣櫻花提早盛放，踏青賞花人人樂！令今個復活節假期旅遊業十分興旺，內地亦是從南到北春色滿園，湖北油菜花，貴州的櫻花非常繁盛，江南的梅花、桃花更不用說；連塞外青城呼和浩特出現塞外桃花浴春雪的美景；西藏林芝波密縣桃花溝裡的桃花綻放；有「隴上杏花第一村」美譽的甘肅唐汪鎮的杏花競放；山東沂源縣正值大櫻桃、桃等各類果樹花開，到處勾勒出一幅幅美麗的春景圖，吸引了不少市民遊客前來暢遊花海享春光。

不禁讚嘆，寒冬揮手去，春天翩然而來，鳥語花香，春風淺吟低語，呼喚人們投入自然的懷抱，赴一場春天的約會。

當遊客踏青賞花很快樂之時，當地果農卻忙碌地在果園裡，進行果樹修剪、疏花授粉等田間管理。但果農都是快樂的，因為將來果實能大豐收哩。花對任何年齡的人類都有天然的吸引力，引人笑逐顏開的魅力，人在花海無不心曠神怡的。一個城市一個公園，沒有花就沒有生氣。

談到賞櫻，有香港人竟然不信內地有櫻花可賞，更誇張地說櫻花是假的。哎，可能在屋苑商場有假花裝飾，拍廣告拍戲有假。如果開放界遊人賞櫻，在野外的花怎能假？看來包裝宣傳很重要，日、韓就很成功，種在公園或平原，打造成野餐之地，不像內地，都種在山區農村，遊人駕車去觀賞一下「打卡」就走。

日本每年的3月3日稱為「雛祭り」（女兒節）」，女兒節又稱「桃花節」，屬於日本傳統五大節日之一，在日本有女兒的家庭會在家中擺設人偶，相傳這些人偶會將一年的厄運帶走，保佑家中成員健康、幸福、平安！而女兒節人偶擺設是呈現慶祝天皇、皇后大婚時的場景，因此擺放也非常講究，台階通常是奇數表示吉祥。女兒節除了欣賞女兒節人偶外，記得要喝碗蛤蜊湯，因為蛤蜊擁有成對的兩片貝殼緊密合在一起象徵女孩子能找到好的歸宿！



■窗外盛開的櫻花伸進教室內，學生自習時也應該特別精神。 作者提供

萃袖乾坤
連盈慧

白色「敢死隊」

日本為了強調三一一核災已過七年，呼籲香港撤銷解除福島產品安全禁令，早前差遣外相河野太郎組組織團隊來港，為印證多項檢測過的福島產品已符合安全標準，便於太古的日本連鎖超級市場，試食福島核爆後香港特區禁止災區進口的牛奶蔬菜/和測試過輻射水平的凍肉，並且試飲米酒。

有人笑說，河野團隊吃的也可能不是福島產品，就算這產品真的來自福島，不是天天吃足七年，只不過吃那麼一點點，當然不會有問題，後一說法例也「未必」，一棵擎天大樹成形之前，也不過是由小小一粒種子發芽之後形成，真是有害的話還是有害。

這幾年，認識旅居日本的親友，至今還是對福島產品未有足夠信心，至於遊日的香港人則早已善忘。記得核爆之後，最初三五十天，壽司店的確門堪羅雀，少見顧客影蹤，可是不到半年光景，日本東京那邊還驚魂未定，香港的日本料理門前餓荒了的香港人又排長龍了，時隔七年的今日，哈日旅行團愈來愈見熱鬧，香港人連地震都不怕，看不到的核爆自然更不當一回事，要不是最近來了個「何野太

郎」，大家還不知道福島災區進口牛奶蔬菜和測試過輻射水平的凍肉米酒未經解禁，但遊日港人過去七年之內，福島肉食蔬菜青瓜水果，怕已填飽了肚皮，加以物離鄉貴，天價的福島肉食水果還吃得津津有味呢！饞起嘴來，民以食為天，還管什麼核爆，最多自我安慰認為吃一點點無礙。

身為大和國人更不用說了，就算出自福島而未經安全測試的產品，受過愛國教育的日本人，一旦抱有神風敢死隊精神，連切腹都無怨言，為了做好特區七百萬人的大生意，河野太郎大概也不惜變身為「食野太郎」，為國家以「食」殉國也在所不辭，這場試食或者無驚無險，但是外相精忠報國之情，看在香港人眼裡，也算行為勇士。



■三一一核災四年後福島種出的「奇異果」（網上截圖）。作者提供

文化符號

上周寫了篇《人走了，名還在》，剛過去的周日正值哥哥張國榮逝世十五周年，專程到中環參與由歌迷發起的紀念活動，置身一片花海中，看到粉絲們的情長和至誠，令人感動。

十五年，不是一個短日子，但是，十五年來得這一天，總有這麼一批人，來自五湖四海，互不相識，卻不約而同，手執鮮花和心意卡，來到哥哥躍下的文華酒店，向心愛的偶像致意和悼念，並留下深情話語。

我不敢認榮迷，但也出席過多次這種自發性紀念活動，只因為他真的好。十八年前，他力排眾議，接受了我創辦的時裝雜誌《WWW》獨家專訪，由於他，創刊號旗開得勝，讀者 and 粉絲反應之熱烈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也把我帶入他的世界，透過他的歌聲和心聲，讓我看到一個美好的心靈，也淨化了自己的心靈。

十五年前，一個風雨交加的傍晚，他縱身一躍，從高樓墮下，粉碎了多少個心靈，我含淚寫了篇《並非獨家的紀念》。然而，悲傷過後，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純真韻味，留在腦中，刻在心上，不但是跨年齡、跨性別的，更是跨時空的。

哥哥如果在世，今年已六十二歲了。榮迷中，有些是跟他同期成長的，有些是在他的歌聲陪伴下成長的，更有不少是二十出頭的「後榮迷」。我問一位專門從深圳過來出席紀念活動的男生，哥哥逝世時，他才六歲，但成長過程中受到榮迷

的情意影響，自己也從聽歌看戲中認識一代巨星，慢慢變成了「後榮迷」。

一位「北京五班榮迷」留言：「時間會沖淡一切，唯你是例外。想念滲入血脈，跟隨呼吸，一日日深刻，愈久愈清晰。這樣的陪伴，是幸運，也是幸福。」

現場有很多中老年人，熱情和執著不減年輕人，他們既是榮迷，也是活動義工。我問有什麼驅動力？他們都答得很純粹：「沒什麼，因為喜歡，就是對他的愛，把大家凝聚。」我將紀念現場拍到的照片發給朋友們，居然有幾位的回應都傳遞相似的信息：年輕人出席這類溫馨活動，比上街示威更有意思。

顯然，這位已故巨星已經是一個文化符號、一種信仰。榮迷相聚，不僅僅交換信息，還從他的好中受到啟發。在今日撕裂的社會，如果有這麼一個人，他曾經的真誠、良善能感染後人，他所代表的美好時代及奮鬥精神，予人力量，那麼，不但值得紀念，更應發揚光大。



■張國榮逝世十五周年。

百家廊

米麗宏

春雷乍動，點破冬心，驚蟄到了。

清晨6點剛過，我們已駛入太行山深處的虎道村；沿着車燈打開的淡青色殘夜，向更深處的桐花村行進。

桐花村，太行山腳一個小村，似橫中美玉，遠離城鎮，不為世聲打擾。車子盤盤轉轉進村，穿一道細徑幽巷，西行，有層層小梯田。那便是桃園，以及茶園。那些桃樹，伸展着嫩芽嫩腳，花開時節，未及遮人面；那些茶樹呢，2012年，從杭州移來，目前是蓬蓬的、萌萌的六齡稚童。

這道深谷，算得一個溫潤搖籃。它三面環山，僅東面一個細細出口；綠色喧嘩，人聲闐然。右手邊，流泉成河，日夜奔瀉；有林木參天，有風聲微濤……天籟之音，亦喧亦幽，亦靜，亦禪。自然的神體，宛然還在。這就好。大環境，正合茶性。

茶在北地，是嬌貴之物；南北氣候的差異，這山，這土，這風日，這雨露，能否為它安置一方溫床？在南茶北移的當初，這是困擾茶園主人曲保民和楊素珍的最大疑惑。為尋一個準確的答案，他們跑市裡、跑省上，科技局、農科院，三番五次，門檻踏平。專家反覆分析、科學論證之後，疑雲才渙然散去。

如今，三十萬株茶樹，已蔚蕤成團團蔥鬱。喊茶儀式，於2015年始，已演變成河北臨城的一場民俗盛典。喊茶，有情殷殷、意切切的味道：茶，可以像酣睡的人被喊醒；喊茶者，也篤信茶會被喊醒。不趕時間，就在驚蟄。尊重天地自然生命之規律，氣息勻暢，內心篤定。這是多麼感人的天人合一。那喊茶聲聲，亘古嘹亮；迴盪在北地山野的原始風雅，能不打動人心？

我敬重生活裡這種儀式感。中年人生，已被框進一種簡單的重複模式，很需要一種適度的、有腦筋的風雅，來彌補生活的粗糙與枯燥。況且，茶，一直為我所愛。那溫潤的、靈秀的植物香，那青綠歲月的貞靜安好，那亦禪亦靜亦枯的氣韻，能量委實不小。它一點一點地、一點一點地浸潤你，闐滅心裡的暗火，讓你做回安靜的自己。不足7點，我們到了茶園。

環顧四野，早春的太行，是陳舊的古畫氣

氛，一派疏朗、蕭然。草木瘦着，水流瘦着，倒顯得巨大的石，肥了；紅燈籠燃着，點點暖。正是北宋歐陽修詩中的氣象：「年窮臘盡春欲動，北窗未起驅龍蛇」。

7點稍過，儀式開始。在茶堂，園主人依次向觀音菩薩、草木神句芒、茶神陸羽，供燈、供香、供茶、供花、供果，隨着莊重的主持號令，他們供奉，跪拜，肅穆而虔敬。唸誦祭文罷，焚燒。之後，只聽「通」，一記鼓槌，鞭炮齊鳴，鼓聲喧天。一聲悠長的「茶——發——芽！」迴盪四野……

茶人虔誠，喊天，喊地，喊醒茶樹，也喊醒你我。喊茶的隊伍，起身了！龍蛇逶迤，上田埂，入茶棚，口裡切切呼喚：「秀芽醒來，綻放抽芽，香飄人間！茶發芽！茶發芽！茶——發——芽！」

這人人手執一炷香的隊伍裡，有我。開初，是激動難抑；繼而，是盡力融入；但沒覺出怎麼，我已放開喉嚨，隨人群一起切切呼喚了：「驚蟄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發。茶——發——芽！」

茶棚裡，昔年的茶綠，猶在；地面的草綠，新發。空氣中，瀰漫着慵懶的青氣、睡茶的幽香。它們像嬌憨的兒女，明明已被父母喚醒：「起床了，起床了！」可是還要眯着眼睛假寐。我們一遍一遍誠懇地喊：把迷路的根喚回，把打盹的枝喊醒，把藏着芽的孢喊出來！要是你來一起喊，就好了！「茶發芽！茶發芽！茶——發——芽！」這蒼茫四野，是草木保管了時光，是花草成就了光陰，是茶香，漂洗了年歲。

繁忙的間隙裡，你莫要、莫要辜負了這大野風雅。你想，喊茶的同時，何嘗不是喊醒自己呀：喊醒浮躁，喊醒麻木，喊醒靈魂的走失……在這須臾萬變的時代，我們有太多的內心澎湃，太豐富的技巧，萬般的追求。我們當中的好多人，一開口，總是錢，錢，錢，和誰都錢。我們缺的是：知足與沉思。

安靜下來，太難；以至於有人說，現在這個社會啊，即便有大房子、有豪車，身心也散在外頭回不來、不成形了。

沉靜，不是可以用錢買到的。

那麼，學習喝茶吧。讓一杯茶香喚回你散

佚的靈魂。它清逸，澹泊，舒緩，多麼板結堅硬的心，有一壺茶，也會柔軟，緩慢，通透起來。慢慢，你會感覺心如白鷺，於湖面無聲滑翔，慢慢着陸。平穩了。

鳥與林，魚與水，樹與土，雲與天，人與茶。安詳喜悅，端然自在。繞園三匝，儀式完畢。我們就坐下來喝茶。木柴取火，泉水沖泡，茶呢，來自眼前的茶田。喝了桐花秀芽，又喝桐花紅。前者凝綠融融，嫩，清，高遠；後者，緋紅，輕暖，滋味醇厚。南茶的秀逸之外，多了深醇，厚樸。這多出去的一味，就是風土個性吧。

一杯茶喝淡，陽光照進來，照着我蒼老的容顏。再睜窗外山水，卻抹了點明艷，顯出年輕之態。於是，就想着，這樣好的時光！好到無論在做什麼，都能聽見茶樹萌發，聽見馬蹄輕疾的早春，從心上迤邐走過。

陽光裡，園主人素珍還在前前後後地打理，問候，招呼，安排。這個安然、文靜的女人，從來都是輕言細語，從來都是溫和的，甚至是慈悲的。也許，信佛食素，使其靈魂也沾染了禪意。原本開茶館的日子，自怡自足，清韻綿綿；可是偽劣茶葉讓她頭疼，這個高級茶藝師的修煉，不由人不服：用了化肥的茶葉，她品得出；用了農藥的茶葉，她也分辨得出來。為了得到好茶葉，她萌發了自己種茶的願望。這其間，各種各樣的難，一一經歷；做到今天，最重要的原因，是堅持。堅持的心，是帶着光亮的，聚一念之力，達無人之境。

風過琴弦，兀自吟唱，雪壓花瓣，兀自綻放。總是身着素色衣服的她，有一種古風，跟茶，跟禪，跟書卷，跟琴聲，很搭。毫不間隔的那種搭。這就是禪茶文化達到的那種化境吧，它喚起的不僅僅是對茶的熱愛，更是共享，是對靈魂和行事思維的浸潤。所以，古老的茶事，依然莊重可親，所以泱泱中國，到處可見種茶愛茶的人。以恬淡照亮茶藝，以水墨照亮山水。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真的，那與茶霧齊飛的纖手，像極了白鶴，翩然，柔美。上下開合，不疾不徐。

營營之外，是無數計較；茶盤之外，看轉眼成空；方寸之內，可遺世獨立。識茶，愛茶，是一種福；素心向人，惟有時間不可欺。

清明時節憶外婆

外婆家在嘉陵江邊的龍門鎮，她帶我到鎮上去玩的時候往往會避開熱鬧「當場」天，也就是廣東人「墟日」。街上人不多，外婆會拿出她一點點省下的私房錢，給我買一個鍋盔夾涼粉，一路吃着，一路走到龍門碼頭，在碼頭的台階上坐上半天，看江邊的蘆葦叢，看遠處的天際線。鍋盔涼粉和碼頭的蘆葦在以後成了我懷念外婆的儀式中最溫暖的記憶。

大抵是因為外婆對我太過疼愛的緣故，多年以後的一個夜晚，我在千里之外夢見了她，同小時候一樣，她囑我照顧好自己，便笑着離去。

那年清明節前夕，便收到父親的信，告知外婆去世。而我對於死亡的感覺是淡而又淡，覺得人來了，就是要走的，或是回到那裡，或是回到這裡，是一件極其平常的事情。因而並沒有感覺十分的悲傷，正如外婆早前曾經告訴過我的，她會到另一個世界，念着我的時候，是快活的。

又到清明時節，雖是「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但我們不必選擇悲傷。愛和懷念，才是清明節的意義所在。